

编辑说明

本书是“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之一种。精选鲁彦创作的短篇小说 27 篇和 1 部长篇小说。所收作品基本按写作或发表时间排序。

鲁彦（1902—1944），现代著名作家，浙江镇海人。二十年代中开始文学活动，文学研究会成员。他的作品大多描写浙东乡镇的生活场景，以朴素、冷隽的笔调真实再现宗法制下农村社会的没落、凋零，揭示外来工业文明和商业资本对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的冲击。作品抨击了兵匪官绅的横行，苛捐重税的压迫和人们的愚昧自私，也展现了农民生活的贫困及其觉醒和反抗。鲁彦的小说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方色彩，是乡土写实派的代表作品。

本书由王海波、李世中担任特约编辑。

“中国现代名家小说丛书”编辑组

1996. 6.

目录

秋夜·····	(4)
柚子·····	(13)
许是不至于罢·····	(21)
菊英的出嫁·····	(33)
黄金·····	(43)
毒药·····	(60)
一个危险的人物·····	(71)
阿长贼骨头·····	(86)
最后的胜利·····	(124)
童年的悲哀·····	(138)
宴会·····	(159)
小小的心·····	(186)
岔路·····	(202)
屋顶下·····	(211)
李妈·····	(235)
安舍·····	(256)
桥上·····	(268)
惠泽公公·····	(284)
鼠牙·····	(298)
中人·····	(318)
河边·····	(333)
银变·····	(348)
一只拖鞋·····	(370)

陈老夫子·····	(398)
新年·····	(419)
伤兵旅馆·····	(430)
陈老奶·····	(443)
愤怒的乡村·····	(458)

秋 夜

“醒醒罢，醒醒罢，”有谁敲着我的纸窗似的说。

“呵，呵——谁呀？”我朦胧的问，揉一揉睡眼。

黑沉沉的看不见一点什么，从帐中望出去。也没有人回答我，也没有别的声音。

“梦罢？”我猜想，转过身来，昏昏的睡去了。

不断的犬吠声，把我惊醒了。我闭着眼仔细的听，知道是邻家赵冰雪先生的小犬——阿乌和来法。声音很可怕，仿佛凄凉的哭着，中间还隔着些呜咽声。我睁开眼，帐顶映得亮晶晶。隔着帐子一望，满室都是白光。我轻轻的坐起来，掀开帐子，看见月光透过了玻璃，照在桌上，椅上，书架上，壁上。

那声音渐渐的近了，仿佛从远处树林中向赵家而来，其中似还夹杂些叫喊声。我惊异起来，下了床，开开窗子一望，天上布满了闪闪的星，一轮明月浮在偏南的星间，月光射在我的脸上，我感着一种清爽，便张开口，吞了几口，犬吠声渐渐的急了。凄惨的叫声，时时间断了呻吟声，听那声音似乎不止一人。

“请救我们被害的人……我们是从战地来的……我们的家屋都被凶恶者占去了，我们的财产也被他们抢夺尽了……我们的父母兄弟姊妹多被他们杀害尽了……”惨叫声突然高了起来。

仿佛有谁泼了一盆冷水向我的颈上似的，我全身起了一阵寒战。

“吞下去的月光作怪罢？”我想。转过身来，向衣架上取下一件夹袍，披在身上。复搬过一把椅子，背着月光坐下。

“请救我们没有父母的人，请救我们无家可归的人！……”叫声更高了。有老人、青年、妇女、小孩的声音。似乎将到村头赵家了。犬吠得更利害，已不是起始的悲哭声，是一种凶暴的愤怒声了。

我忍不住了，心突突的跳着。站起来，扣了衣服，开了门，往外走去。忽然，又是一阵寒战。我看看月下的梧桐，起了恐怖。走回来，从枕头底下拿出一支手枪，复披上一件大衣，倒锁了门，小心的往村头走去。

梧桐岸然的站着。一路走去，只见地上这边一个长的影，那边一个大的影。草上的露珠，闪闪的如眼珠一般，到处都是。四面一望，看不见一个人，只有一个影子伴着我孤独者。“今夜有许多人伴我过夜了，”我走着想，叹了一口气。

奇怪，我愈往前走，那声音愈低了，起初还听得出叫声，这时反而模糊了。“难道失望的回去了吗？”我连忙往前跑去。

突突的脚步声，在静寂中忽然在我的后面跟来，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什么也没有。

“谁呀？”我大声的问。预备好了手枪，收住脚步，四面细看。

突突的声音忽然停止了，只有对面楼屋中回答我一声“谁呀”？

“呵，弱者！”我自己嘲笑自己说，不觉微笑了。“这样的胆怯，还能救人吗？”我放开脚步，复往前跑去。

静寂中听不见什么，只有自己突突的脚步声。这时我要追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了。

“不要失望，不要失望，困苦者！我便是你们的兄弟，我的家便是你们的家！请回转来，请回转来！”我急得大声的喊了。

“不要失望，不要失望，困苦者！我便是你们的兄弟，我的家便是你们的家！请回转来，请回转来！”四面八方都跟着我喊了一遍。

静寂，静寂，四面八方都是静寂，失望者没有回答我，失望者听不见我的喊声。

失望和痛苦攻上我的心来，我眼泪簌簌的落下来了。

我失望的往前跑，我失望的希望着。

“呵，呵，失望者的呼声已这样的远了，已这样的低微了！……”我失望的想，恨不得多生两只脚拼命跑去。

呼的一声，从草堆中出来一只狗，扑过来咬住我的大衣。我吃了一惊，站住左脚，飞起右脚，往后踢去。它却抛了大衣，向我右脚扑来。幸而缩得快，往前一跃，飞也似的跑走了。

喽喽的叫着，狗从后面追来。我拿出手枪，回过身来，砰的一枪，没有中着，它的来势更凶了。砰的第二枪，似乎中在它的尾上，它跳了一跳，倒地了。然而叫得更凶了。

我忽然抬起头来，往前面一望，呼呼的来了三四只狗。往后一望，又来了无数的狗，都凶恶的叫着。我知道不妙，欲向原路跑回去，原路上正有许多狗冲过来，不得已向左边荒田中乱跑。

我是什么也不顾了，只是拼命的往前跑。虽然这无聊的生活不愿意再继续下去，但是死，总有点害怕呀。

呼呼呼的声音，似乎紧急的追着。我头也不敢回，只是匆匆迫迫越过了狭沟，跳过了土堆，不知东西南北，慌慌忙忙的跑。

这样的跑了许久，许久，跑得精疲力竭，我才偷眼的往后望了一望。

看不见一只狗，也听不见什么声音，我于是放心的停了脚，往四面细望。

一堆一堆小山似的坟墓，团团围住了我，我已镇定的心，

不禁又跳了起来。脚旁的草又短又疏，脚轻轻一动，便刷刷的断落了许多。东一株柏树，西一株松树，都离得很远，孤独的站着。在这寂寞的夜里，凄凉的坟墓中，我想起我生活的孤单与飘荡，禁不住悲伤起来，泪儿如雨的落下了。

一阵心痛，我扭缩的倒了……

“呵——”我睁开眼一看，不觉惊奇的叫了出来。

一间清洁幽雅的房子，绿的壁，白的天花板，绒的地毯。从纱帐中望出去。我睡在一张柔软的钢丝床上。洁白的绸被，盖在我的身上。一股沁人的香气充满了帐中。

正在这惊奇间，呀的一声，床后的门开了。进来的似乎有两个人，一个向床前走来，一个站在我的头旁窥我。

“要茶吗，鲁先生？”一个十六七岁的女郎轻轻的掀开纱帐，问我。

“如方便，就请给我一杯，劳驾，”我回答说，看着她的乌黑的眼珠。

“很便，很便，”她说说着红了面，好像怕我看她似的走了出去。

不一刻，茶来了。她先扶我坐起，复将茶杯凑到我口边。

“这真对不起，”我喝了半杯茶，感谢的说。

“没有什么，”她说。

“但是，请你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你姓什么？”

“我姓林，这里是鲁先生的府上，”她笑着说，雪白的脸上微微起了两朵红云。

“哪一位鲁先生？”

“就是这位，”她笑着指着我说。

“不要取笑，”我说。

“唔，你到处为家的人，怎的这里便不是了。也罢，请一个人来和你谈谈罢。”她说说着出去了。

“好伶俐的女子，”我暗自的想。

在我那背后的影子，似乎隐没了。一会儿，从外面走进了一个人。走得十分的慢，仿佛踌躇未决的样子。我回过头去，见是一个相熟的女子的模样。正待深深思索的时候，她却掀开帐子，扑的倒在我的身上了。

“呀！”我仔细一看，吓了一跳。

过去的事，不堪回忆，回忆时，心口便如旧创复发般的痛，它如一朵乌云，一到头上时，一切都黑暗了。

我们青年人只堪往着渺茫的未来前进，痴子似的希望着空虚的快乐。纵使悲伤的前进，失望的希望着，也总要比回头追那过去的影快乐些罢。

在无数的悲伤着前进，失望的希望着者之中，我也是一个人。我不仅是不肯回忆，而且还竭力的使自己忘却。然而那影子真利害，它有时会在无意中，射一支箭在我的心上。

今天这事情，又是它来找我的。

竭力想忘去的二年前的事情，今天又浮在我眼前了。竭力想忘去的二年前的一个人，今天又突然的显在我眼前了。最苦的是，箭射在中过的地方，心痛在伤过的地方。

扑倒在我身上呜咽着的是，二年前的爱人兰英。我和她过去的历史已不堪回想了。

“呵，呵，是梦罢，兰英？”我抱住了她，哽咽的说。

“是呵，人生原如梦呵……”她紧紧的将头靠在我的胸上。

“罢了，亲爱的。不要悲伤，起来痛饮一下，再醉到梦里去罢。”

“好！”她慨然的回答着，仰起头，凑过嘴来。我们紧紧的亲了一会。俄顷，她便放了我，叫着说，“拿一瓶最好的烧酒来，松妹。”

“晓得，”外间有人答应说。

我披着衣起来了。

“现在是在夜里吗？”我看见明晃晃的电灯问。

“正是，”她回答说。

“今夜可有月亮？可有星光？”

“没有。夜里本是黑暗，哪有什么光，”她凄凉的说。

我的心突然跳动了一下，问道：

“呵，兰英，这是什么地方？我怎样来到这里的？”

“这是漂流者的家，你是漂流而来的，”她笑着回答说。

“唔，不要取笑，请老实的告诉我，亲爱的，”我恳切的问。

“是呵，说要醉到梦里去，却还要问这是什么地方。这地方就是梦村，你现在做着梦，所以来到这里了。不信吗？你且告诉我，没有到这里以前，你在什么地方？”

我低头想了一会，从头讲给她听。讲到我恐慌的逃走时，她笑得仰不起头了。

“这样的无用，连狗也害怕，”她最后忍不住笑，说。

“唔，你不知道那些狗多么凶，多么多……”我分辩说。

“人怕狗，已经很可耻了，何况又带着手枪……”

“一个人怎样对付？……而且死在狗的嘴里谁甘心？……”

“是呵，谁肯牺牲自己去救人呵！……咳，然而我爱，不肯牺牲自己是救不了人的呀……”她起初似很讥刺，最后却诚恳的劝告我，额上起了无数的皱纹。

我红了脸，低了头的站着。

“酒来了，”说着，走进来了那一位年轻的姑娘，手托着盘。

“请不要回想那过去，且来畅饮一杯热烈的酒罢，亲爱的。”她牵着我的手，走近桌椅旁，从松妹刚放下的盘上取过酒杯，满满的斟了一杯，凑到我的口边。

“呵——”我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一饮而尽。走过去，满斟了一杯，送到她口边，她也一饮而尽。

“鲁先生量大，请拿大杯来，松妹，”她说。

“是，”松妹答应着出去了，不一刻，便拿了两只很大的玻璃杯来。

桌上似乎还摆着许多菜，我不曾注意，两眼只是闪闪的在酒壶和酒杯间。兰英也喝得很快，不曾动一动菜，一面还连呼着“松妹，酒，酒”，松妹“是，是”的从外间拿进来好几瓶。

我们两人，只是低着头喝，不愿讲什么话，松妹惊异的在旁看着。

无意中，我忽然抬起头来。兰英惊讶似的也突然仰起头来，我的眼光正射到她的乌黑的眼珠上，我眉头一皱，过去的影刷的从我面前飞过，心口上中了一支箭了。

我呵的一声，拿起玻璃杯，狠狠的往地上摔去，砰的一声，杯子粉碎了。

我回过头去看兰英，兰英两手掩着面，发着抖，凄凉的站着，只叫着“酒，酒”。我忽然被她提醒，捧起酒壶，张开嘴，倒了下去。

我一壶一壶的倒了下去，我一壶一壶的往嘴里倒了下去……

一阵冷战，我醒了。睁开眼一看，满天都是闪闪的星。月亮悬在远远的一株松树上。我的四面都是坟墓；我睡在濡湿的草上。

“呵，呵，又是梦吗？”我惊骇的说，忽的站了起来，摸一摸手枪，还在身边，拿出来看一看，又看一看自己的胸口，叹了一口气，复放入衣袋中。

“砰，砰，砰……”忽然远远的响了起来。随后便是一阵凄惨的哭声，叫喊声。

“唔，又是那声音？”我暗暗的自问。

“这是很好的机会，不要再被梦中的人讥笑了！”我鼓励着自己，连忙循着声音走去。

“砰，砰，砰……”又是一排枪声，紧接着便是隆隆隆的大炮声。

我急急的走去，急急的走去，不一会便是一条生疏的街上了。那街上站着许多人，静静的听着，又不时轻轻的谈论。我看他们镇定的态度，不禁奇异起来了。于是走上几步，问一个年轻的男子。

“请问这炮声在什么地方，离这里有多少远？”

“在对河。离这里五六里。”

“那末，为什么大家很镇定似的？”我惊奇的问。

“你害怕吗？那有什么要紧！我们这里常有战事，惯了。你似乎不是本地人，所以这样的胆小。”他反问我，露出讥笑的样子。

“是，我才从外省来。”我答应了这一句，连忙走开。

“惯了，”神经刺激得麻木便是“惯了”。我一面走一面想。“他既觉得胆大，但是为什么不去救人？——也许怕那路上的狗罢？”

叫喊声，哭泣声，渐渐的近了，我急急的，急急的跑去。

“请救我们虎口残生的人……请救我们无家可归的人……请救我们无父母兄弟妻女的人……你以外的人死尽时，你便没有社会了，你便不能生存了……死了一个人，你便少了一个帮手了，你便少了一个兄弟了……”许多人在远处凄凄的叫着，似像向我这面跑来，同时炮声、枪声、隆隆、砰砰的响着。

我急急的，急急的往前跑。

“唉！站住！”一个人从屋旁跳出来，拖住我的手臂。“前面流弹如雨，到处都戒严，你却还要乱跑！不要命吗？”他大声地说。

“很好，很好，”我挣扎着说。“不能救人，又不能自救，没有勇气杀人，又没有勇气自杀，咒诅着社会，又翻不过这世界，厌恨着生活，又跳不出这地球，还是去求流弹的怜悯，给

我幸福罢！……”

脱出手，我便飞也似的往前跑去。只听见那人“疯子！”一句话。

扑通一声，不提防，我忽然落在水中了。拚命挣扎，才伸出头来，却又沉了下去。水如箭一般的从四面八方射入我的口、鼻、眼睛、耳朵里……

“醒醒罢，醒醒罢！”有谁敲着我的纸窗，愤怒似的说。

“呵，呵——谁呀？”我朦胧的问，揉一揉睡眼。

黑沉沉的看不见一点什么，从帐中望出去。没有人回答我，只听见呼呼的过了一阵风。随后便是窗外萧萧的落叶声。

“又是梦，又是梦！……”我咒诅说。

柚 子

秋天，是萧瑟的秋天，枪声恩惠的离耳后的第三天，战云怜悯的跨过岳麓山后的第三天。

我忧郁地坐在楼上。

无聊的人，偏偏走入了无聊的长沙！

你们要恶作剧，你们尽去作罢，你们的头生在你们的颈上，割了去不会痛到我的颈上来。你们喜欢用子弹充饥，你们就尽量去容纳罢，于我是没有关系的。

于我有关系的只有那岳麓山，好玩的岳麓山。只要将岳麓山留给我玩，即使你们将长沙烧得精光，将湘水染成了血色——换一句话说，就是你们统统打死了，于我也没有关系。

我没有能力可以阻止你们恶作剧，我也不屑阻止你们这种卑贱的恶作剧，从自由论点出发，我还应该听你们自由的去恶作剧哩。

然而不，我须表示反对，反对你们的恶作剧。这原因，不是为着杀人，因为你们还没有杀掉我，是为着你们占据了我要去玩的岳麓山，我所爱的岳麓山。

呵，我的岳麓山，相思的我的岳麓山呀！

自然，命运注定着，不论哪家得胜，我总有在岳麓山巅高歌的一天，然而对于我两个朋友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的事，我总不能忘记你们的赐予。

他们是同我一样的第一次到你们贵处来，差不多和我同时踏入你们热气腾腾的辉煌的邦国。然而你们给他们的赐予是什么呢？是战栗和失色！可怜的两朋友，他们平生听不见枪炮

声，于是特地似的跑到长沙来，饱尝了一月，整整的一月的恐怖和忧愁。

他们一样的思慕着岳麓山，但是可怜的人，战云才过岳麓山，就匆匆的离开了长沙，怕那西风又将战云吹过来。咳咳，可怜的朋友，他们不知道岳麓山从此就要属于我们，却匆匆的走了。

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到长沙，连脚尖触一触岳麓山脚下的土的机会也没有，这是何等的不幸呀！

.....

我独自的坐在楼上，忧郁咬着我的心了。我连忙下了楼，找着T君说：“酒，酒！”拖着他就走。

未出大门就急急的跑进来了一个孩子，叫着说：“看杀人去呵！看杀人去呵！”

杀人？现在还有杀人的事情？“在哪里？在哪里？”我们急急的问。

“浏阳门外！”

呵，呵，浏阳门外！我们住在浏阳门正街！浏阳门内！这样的糊涂，住在门内的人竟不知道门外还有一个杀人场——刑场！假使有一天无意中闯入了刑场，擦的一声，头飞了去又怎样呢？——不错，不错，这是很痛快的，这是很幸福的，这绝对没有像自杀时那样的难受，又想死，又怕死！这只是一阵发痒的风，吹过颈上，于是，于是就进了幸福的天堂了！

一阵“大——帝”的号声送入我们的耳内，我们知道那就是死之庆祝了。于是我们风也似的追了去，叫着说：“看杀人呀！看杀人呀！”

街上的人都蜂拥着，跑的跑，叫的叫，我们挽着手臂，冲了过去，仿佛T君撞倒了一个人，我在别人的脚上踏了一脚。但这有什么要紧呢？为要扩一扩眼界——不过扩一扩眼界罢了——看一看过去不曾碰到过，未来或许难以碰到的奇事，撞到

一两个人有什么要紧呢？况且，人家的头要被割掉，你们跌了一交又算什么！托尔斯泰先生说过，“自由之代价者，血与泪也，”那末，我们为要得到在这许多人马中行走的自由，自然也只好请你们出一点血与泪的代价了。

牵牵扯扯的挽着臂跑，毕竟不行，要去看一看这空前的西洋景——不，这是东洋景，不得不讲个人主义，我便撇了T君拚着腿跑去。

浏阳门外的城基很高，上面已站满了人，跑上去一看，才知道刑场并不在这里，那一伙“大——帝”着的兵士被一大堆人簇拥着在远远的汽车路上走。

“呵，呵！看杀人，看杀人呀！”许多人噪杂的嚷着，飞跑着。

这些人，平常都是很庄严的，我从没有看见他们这样的抗嚷过。三天前，河干的枪炮声如雷一般的响，如雨一般的密，街上堆着沙袋，袋上袋旁站着刺刀鲜明的负枪的兵，有时故意将枪指一指行人，得得的扳一扳枪机，他们却仍很镇静，保持着庄严的态度，踱方步似的走了过去。偶然，有一个胆怯的人慌头慌脑的走过，大家就露出一种轻笑。平常我和T君跳着嚷着在街上走，他们都发着酸笑，他们的眼珠上露着两个字：疯子！现在，现在可是也轮到你们了，先生们！——不，我错了，跳着嚷着的不过是一般青年人和小孩们罢了，先生们确实还保持着人类的庄严呢！

我和T君跟着许多人走直径，从菜田中穿到汽车路上。从人丛中，我先看见了鲜明的刺刀，继而灰色的帽，灰色的服装。追上这排兵，看见了着黄帽黄衣，挂着指挥刀，系着红布的军官们。

“是一个秃头！是一个强壮的人！”T君伸长着头颈，一面望着，一面这样的叫着说。

“在哪里？在哪里？”我跑着往前看，只是看不见。

“那高高的，大概坐在马上，或者有人挟着走吧，你看，赤着背，背上插着旗！——呵，雄赳赳的！……”

“唔，唔，秃头，一个大好的头颅！”我依稀的从近视镜中望见了一点。

“二十年后又是一个好汉！”

忽然，在我们前后面跑的人都向左边五六尺高的墓地跳了上去，我知道到了。

“这很好，杀了头就葬下，看了杀，就躺下！来罢，来罢，朋友，到坟墓里去！”我一面叫着T君，一面就往上跳。

“噢，噢，等我一等，不要背着我杀，不要辜负了我来看的盛意，不要扫我的兴！”我焦急的暗祷着，因为只是跳不上那五六尺高的地方。

“快来，快来！”T君已跳上，一面叫着，一面却跑着走了。

“咳，咳，为了天下的第一件奇事，就爬罢，就如狗一样的爬吧！”我没法，便决计爬了。毕竟，做了狗便什么事情都容易，这五六尺高并不须怎样的用力，便爬上了。

大家都已一堆一堆的在坟尖上站住，我就跑到T君旁边，拖着他的臂站下，说：

“要杀头了！要杀头了！”

“要杀头了！要杀头了！”T君和着说。

我的眼用力的睁着，光芒在四面游荡，寻找着那秃头。

果然，那秃头来了！赤着背，反绑着手，手上插着一面旗。一阵微风，旗儿“轻柔而美丽的”飘扬着。

一柄鲜明的大刀，在他的后面闪烁着。

“他哭吗？他忧愁吗？”我问T君说。

“没有——还忧愁什么？”T君看了我一眼。

“壮哉！”

只见——只见那秃头突然跪下，一个人拔去了他的旗子，刀光一闪，说时迟，那时快，只听见“好！”的一声，秃头像

皮球似的从颈上跳了起来，落在前面四五尺远的草地上，鲜血从空颈上喷射出来，有二三尺高，身体就突的往前扑倒了。

“呵，咳！呵，咳！……”我和T君战栗的互抱着，仿佛我们的颈项上少了一件东西。

“不，不要这样的胆怯，索性再看得仔细一点！”T君拖着我，要向那人群围着的地方去。

“算了罢，算了罢，”我钉住了脚。

于是T君独自的跑去了。

“不错，不错，不要失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念头一转，也跑了过去。

人们围着紧紧的，我不敢去挤，只伸长了脖子，踮着脚尖，望了下去：有一双青白的脚，穿着白的布袜，黑的布鞋，并挺在地上，大腿上露着一角蓝色的布裤。

“走，走！”有人恐怖的喝着，我吓了一跳，拔起脚就跑。

回过头去一看，见别人仍静静的站在那里，我才又转了回去，暗暗埋怨着自己说：“这样的胆怯！”

这时一个久为风雨所侵染的如棺材似的东西，正向尸身上罩了下去，于是大家便都嚷着“去，去”，走了。

“呵，咳！呵，咳！”我和T君互抱着，离开了那里，仿佛颈项上少了一件东西。

有一只手，红的手，拿着一团红的绳子，在我们的眼前摇过。

重担落在我们的心上，我们的脚拖不动了，我们怕在坟墓里，也怕离开坟墓，只是徐缓的摇着软弱的腿。

“这人的本领真好，只是一刀！”有一个人站在坟尖上和一个人年轻的人谈论着。

“的确，的确，这人的本领真好，这样的一刀痛快得很，不要一分钟，不要一秒钟，不许你迟疑，不许你反悔，比忸忸怩怩的自杀好得多了。这样的死法是何等的痛快，是何等的幸